

孔萨利克小说系列

KS

孔萨利克小说系列

Konsalik

Das Doppelspiel

〔联邦德国〕海因茨·G·孔萨利克 著

蔡鸿君 焦仲平 高云飞 杨 慧 译

谍网 恋情



孔萨利克小说系列

蔡 鸿 君 主 编

谍网恋情

〔联邦德国〕海因茨·G·孔萨利克 著

蔡鸿君 焦仲平 高云飞 杨 慧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Heinz G. Konsalik
DAS DOPPELSPIEL

根据Wilhelm Heyne Verlag, Munchen 1980年第4版译出

(皖) 新登字04号

[德]海因茨·G·孔萨利克 著

蔡鸿君 焦仲平 译

谍网恋情 (孔萨利克小说系列)

高云飞 扬 慧

责任编辑:裴善明 装帧设计:武忠平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38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金寨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5

插页:2

字数:310000

版次:1990年6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5次印刷

印数:45201-502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318-6/I·276

定价:5.5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致中国读者

早在十岁的时候，我就梦见了马可·波罗曾经游历过的那个神奇的国家，这是一个充满神秘魔力的、美丽得难以描绘的国度。少年时代，我对斯文海定^①以及他穿越丝绸之路和沙漠戈壁，探寻那些神秘失踪的湖泊的考察旅行，感到振奋和鼓舞，以后，一个为西方也世界尚且所知甚少的民族那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高度文明，越来越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吸引着我，于是我开始阅读一切用文字描写中国和用图片记录中国的书籍。数十年来，在我的心里始终只有唯一的一个重要愿望：你必须亲眼看一看这个中央之国。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爱。我搜集佛像、木雕、丝绸绘画、彩色木刻、皇帝的狮子以及恶魔的面具。

后来，我终于作为旅游者访问中国，来到了这个我朝思暮想的国家。迄今我已经两次去过中国，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注视着数以万计的游人，漫步在颐和园的庭院，穿过紫禁城，从长城上眺望远方的土地，怀着崇敬的心情默默地站在天坛的中央，步下明陵地下宫殿，观赏西安兵马俑、桂林仙境以及长江三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数千年以前就曾经以

^① 斯文海定(1865—1952)，瑞典探险家，曾多次到中国新疆、西藏等地探险。

另外一种形态到过这里。

现在，我写的一百二十九部长篇小说中的几部，即将用中文出版。在我的童年时代就产生的渴望由此得到了满足：我可以对你们说话了。你们将读到我的书——但愿你们读了我的书会感到兴奋和愉快，并在这几个小时里被引入一个对于你们来说遥远的世界，一如你们的世界对于我那么遥远——你们会说：我还想读到更多孔萨利克的书！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这是我毕生所希望的。

我衷心地向我的所有中国读者致意！



前 言

蔡鸿君

海因茨·G·孔萨利克(Heinz G·Konsalik),原名海因茨·君特(Heinz Günther),是联邦德国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家。1921年5月28日生于科隆,父亲是当地一家保险公司经理,祖上是萨克森奥格斯堡的世袭贵族,在威廉时期自动放弃了贵族头衔。海因茨天资聪颖,机敏好学。十岁时写了一部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整整写满了三本练习簿。十二岁时写出了一部名为《归来吧,故乡》的中篇小说。从十五岁起,他开始在当地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十七八岁起,他尤其对戏剧感兴趣,创作了几部模仿古希腊戏剧的悲剧,其中有一部因战争爆发而未能如约上演。中学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愿,他到慕尼黑学医,三个学期后改学戏剧。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了他希望成为一名戏剧导演的梦想。他应征入伍,获中尉军衔,被派到苏联当随军记者。战争后期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左臂受了重伤,痊愈后转入后勤部门,其间写了几个剧本,并在一些战地医院进行巡回慰问演出。战后被关入美军俘虏营,获释后回到家乡科隆。1948年与威斯特法伦一个商人的女儿、公立学校教师埃尔斯特贝特(Elsbeth)结婚,先后担任《趣味画报》主编和利伯拉托尔出版社戏剧编辑部主任,1951年起成为职业作家,以原



籍保加利亚的母亲在出嫁之前的姓氏——孔萨利克为笔名发表作品。195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沙漠舞女》，1956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斯大林格勒的医生》，描写一名德国军医在苏联战俘营的生活。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被称为是纪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动人心弦的文献”。截止1980年，总共发行了三百五十万册，创下了战后德语小说最高发行纪录。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故事片，1958年在法国第九届维希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外国故事片一等奖，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也分别获最佳演员奖。

孔萨利克是一位高产作家，迄今已经出版了一百二十九部长篇小说，被译成二十六种外文，各种版本多达八百五十多种，总发行量超过七千九百万册（1988年7月31日统计数字），并以日售一万册的速度继续增加，这在当今德语作家中首屈一指。他早期的作品主要取材于本人战时在苏联的经历，以反战和揭露战争的残酷为主题，这类作品除《斯大林格勒的医生》之外，还有《他们从天而降》（1958）、《军用高速公路》（1958）、《999劳改营》（1959）、《俄国交响曲》（1962）、《第六军之心》（1964）、《泰加地区爱情之夜》（1966）等，因此有人称其为“有着俄国灵魂的科隆人”。孔萨利克喜欢写医学题材，许多小说还以医生为主人公，如《斯大林格勒的医生》、《癌症的诊断》（1961）、《送来的面孔》（1962）、《荒漠大夫》（1971）、《女沙皇的私人医生》（1974）、《被遗忘的天使》（1974）、《美丽的女医生》（1977）、《舢板大夫》（1983）等。他本人甚至声称：“没有一本孔萨利克的小说没有医生。为什么？因为我本人最初就是学医的，后来才改了行。没能当成医生，成了一种心灵创

伤，因此在每一本孔萨利克的小说里必须要有一位医生。”他一直关心医学报道，长期订阅十余种专业刊物，并且经常在手术台旁边体验，在医院诊所观察，与医生病人交谈，以便了解医学的最新进步并在书中真实地加以表现。例如，他的第一百部小说《辐射的手》(1984)就写了对病人进行放射疗法这一新技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创作转向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诸如恐怖活动、吸毒贩毒、性解放、中东问题、美苏间谍战、东西方关系、石油危机、越南难民等均是他笔下反映的主题。例如，《布拉格的浴血婚礼》(1969)写苏联入侵捷克；《敲诈》(1972)写慕尼黑奥运会筹备期间的国际性敲诈案；《花花公子》(1972)写富家子弟醉生梦死的生活处世态度；《船上的鲨鱼》(1976)写恐怖分子劫持客轮，绑架人质；《谍网恋情》(1977)写美苏之间的间谍活动；《女继承人》(1979)写希腊女船王奥纳西斯的婚变；《毒巢欲火》(1980)写当今西方人的吸毒、放纵、堕落；《金色的海洋》(1987)写越南难民在海上漂泊的艰难经历。

孔萨利克善于编排故事，作品情节曲折，叙述生动，绝大多数均以爱情为主要线索，往往是三角甚至多角关系，结局多为大团圆，文字亦浅显易读，因此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是许多德国人茶余饭后、旅途必备的消遣性读物。几乎他的每一本新作，一俟问世立即成为畅销书，在联邦德国各大书店和书报摊点，他的书均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许多书业界人士戏谑地说，孔萨利克这个名字就象是一种商标，孔萨利克的书就象是一种名牌商品。他的书也颇受影视界的青睐，迄今他的小说已有十几部被改编成故事片或者电视连

续剧。

孔萨利克在评论界，恰恰与在读者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正统的文学评论家对他的作品不屑一顾，许多文学史书籍对他很少评述，至多提到一下《斯大林格勒的医生》，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及大多数作家词典均不收孔萨利克这一条目。对评论界的冷漠态度，孔萨利克任其自然。他说：“专业的文学评论的确对我不感兴趣。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读者对我怎么想；对我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从每天收到的数百封信中所听到的话。我收到的这些读者来信，绝不是些智力低下的人写的。他们中间有主任医师、银行经理。他们写信给我，感谢我的书给他们带来的那些美好而紧张的时光。”当有人问孔萨利克把自己归入哪一类作家时，他回答说：“我把自己归入消遣作家这一类，在这里，消遣应该理解为，人们不是干巴巴地处理严肃的主题和事件以及人类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问题，而是看它们大众化地‘包装’进一种任何人都懂得的语言、情节和形式。仅仅为五百位知识分子写作，在我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我作为作家的任务是广泛的影响。柜台后面的小姐应该象她的经理一样能够读懂我的书，并为它们所鼓舞。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发行量对此做了说明——我就达到了我的目的。我拥有伯尔^①和格拉斯^②只能梦想的印数。我是一个人民作家，我为人民大众写作。”

孔萨利克旺盛的创作力早已成为奇谈。他每天工作十个

①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联邦德国著名作家。

②君特·格拉斯(1927—)，联邦德国著名作家。

小时左右，写出三十张打字纸，每年至少出版四、五本小说。因此，有人怀疑在他的背后，是否有一批捉刀人。民主德国的一本德语作家词典甚至写道：孔萨利克背后有“一个在海因茨·君特领导下的作家小组，它的成员还有本诺·冯·马洛特和君特·海因”。其实，这两个名字都是孔萨利克早期使用的笔名。关于他那种神话般的创作力，孔萨利克解释说：“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一个人勤奋，每天除了写作不干别的。如果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写作，那么他的创作力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人们经常把我称作一台长篇小说机器。然而，我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请您假设我很懒惰，每天只写五页纸，那么一年下来就是一千五百多页，也就是三部长篇小说，可我已经写了三十多年。”

为了奖掖一直不为各种文学奖评委会列入考虑范围的通俗文学作家，1982年，孔萨利克捐资与戈德曼出版社、海纳出版社、贝伯-巴斯台出版社联合设立了“孔萨利克长篇小说奖”，奖励“以紧张的、吸引多层次读者的形式，表现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独特画面”的德语通俗长篇新作。1983年6月，巴伐利亚州授予孔萨利克“巴伐利亚勋章”，以表彰他“对巴伐利亚州和巴伐利亚人民的突出贡献。”

除了写作之外，孔萨利克喜欢听音乐、旅行、读书和游泳。他最喜欢的古典作家是莎士比亚、席勒、克莱斯特、格里尔帕策，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是肖洛霍夫、海明威、法拉达、雷马克。他尤其喜欢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认为自己与肖洛霍夫有着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甚至把自己的小说《顿河畔的爱情》题献给肖洛霍夫，他在扉页上写道：“献给米·肖洛霍夫，哥萨克的伟大的小说家，我钦佩他，

就象孩子钦佩国王。”

孔萨利克从小就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感情，他曾表示假如他生活在久远的过去，他“最希望成为中国皇宫里的马可·波罗”。近几年，他曾两次来华旅行，实现了他数十年来“唯一的一个重要愿望”。当他获悉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他的小说系列之后，欣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致中国读者的信，希望通过他的书与中国读者结成朋友。我们在选编及翻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孔萨利克本人及其女儿达克玛女士(Dagmar Stecher-Konsalik)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1989年5月25日于北京



主要人物表

-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普伦雅科夫——苏联少校，化名约翰·巴利尔
- 伊万·戈尔涅耶维奇·吉尼尤涅夫——苏联将军，化名詹姆斯·巴尔德，弗雷泽市市长
- 布丽特·劳森——巴尔德市长的女秘书
- 博普·米勒——美国少校，化名瓦夏·格利戈耶维奇·朱可夫
- 雅克·奥维尔——美国将军
- 奥德依·康斯坦丁诺维奇·德夫雅托夫——美国潜伏在温尼察的间谍
- 斯坦尼斯拉夫·雅科夫罗维奇·斯罗宾——苏联红军温尼察第三通讯大队队长
- 丹雅·安德烈耶夫娜·科罗尔绍夫——女，苏联上尉，化名诺玛·泰勒
- 哈里·福尔顿，——弗雷泽市拳击学校校长
- 杰拉尔德·希尔摩尔——弗雷泽市希尔摩尔酒吧老板
- 比利·兰普顿——弗雷泽市比利餐馆老板
- 威廉·福特博士——弗雷泽市医生
- 加丽娜·特奥菲洛夫娜——伊尔库茨克西比尔饭店化妆

品部女售货员，美国潜伏间谍

瓦佳·亚哈诺夫娜·武金斯卡亚——苏联女军医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扬科夫少校——新索斯诺夫卡

劳改营负责人

费杜伊林博士——新索斯诺夫卡劳改营医生

本·劳里茨——美国潜伏在伏尔加格勒的间谍

斯坦·沃特——洛斯阿拉莫斯第二餐厅承租人

亨德里克·古尔布朗松中尉——洛斯阿拉莫斯第五实验

室警卫官员



黑色的“伏尔加”大型轿车猛然停住，尘土从突然间刹住的车胎下浮起，象云雾一般从车窗前飘过。司机是红军情报部乌克兰三站的一名军士，他挺直上身，双手放到腿上，向后转过头来。

“我们到了，少校同志。”他以一种军人特有的简洁口吻说。

“这儿？”坐在轿车后座上的那个人吃惊地望着车窗外。“我们没走错吗，彼得罗斯·雅科夫罗维奇？”

“我奉命将少校同志送到这里。”说完这句话司机便默然无语地注视着前方。他是对的，仍处于惊骇之中的少校想。当时他的上司这样对他说：“亲爱的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您将被调离现在的岗位，去接受一项光荣的任务……”然而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啊？一片荒凉的丘陵地带，极目所见只有杨树和桦树，尖硬的杂草，灌木丛和银莲花属的植物，见不到一个人影，一只牲畜，没有马和拖拉机，没有小羊羔……丘陵起伏的荒原一眼望不到边。如果仅仅是这些，也许还能忍受，尤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是那突兀而立、高达三米的

铁丝网，如警告牌所示那是电网。电网后面是一片光秃秃的开阔地带，纵深约五十米，还留有开垦过的痕迹。再过去就又是灌木丛和桦树林了。即使是傻瓜，是天字第一号的笨蛋，也懂得这条开阔带意味着死亡。这里埋有地雷，它可以把人炸上天。这儿到处都有设计得十分巧妙的自动射击装置，全由隐蔽的触发点控制着。如果有人通过了铁丝网，跨入那可怕的五十米开阔地，地下掩蔽部里马上就会警报大作。绝无可能穿过它！曾有七只野兔和四只鼯鼠作过这种尝试……结果随着一连串可怕的巨响，这些可怜的小动物都给炸飞了。随后立刻就有专家奉命赶来，在爆炸过的地方重新布雷。然而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野兔或是鼯鼠闯入这一地带……仿佛牲畜们都相互警告过：呆在铁丝网以外！

少校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普伦雅科夫从后座上提起他那棕绿色的亚麻皮箱，钻出了“伏尔加”轿车。他把箱子放在轿车旁，脱下大盖帽，用手背擦拭着帽圈上的汗水。他面对着死亡地带站着，四下里死一般寂静。一个双扇大门通向铁丝网的另一面，右侧的门柱上挂有一个涂成绿色的白铁皮小盒，一个普通的门栓别着它的小门。

普伦雅科夫向前走了三步，回过头朝那辆黑色“伏尔加”望着。司机彼得罗斯·雅科夫罗维奇身材矮小，生有一张吉尔吉斯人的呆板面孔，这时他也跳下车来，正从行李箱中取出普伦雅科夫随身携带的其它物品：一支装在土黄色亚麻布枪套中的卡拉什尼科夫牌自动手枪，一个行李包和一只纸箱。使彼得罗斯大为惊异的是，纸箱中竟然装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和一台电唱机。当然还有唱片，从贝多芬、瓦格纳、威尔第、梅耶贝尔、布鲁克纳，直到肖邦、柴可夫斯基



基、格林卡、穆索尔斯基、普洛科菲耶夫、季姆斯基-哥萨科夫、鲍罗丁。彼得罗斯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电网的门旁，堆放在普伦雅科夫身边。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少校同志？”他对正紧锁着眉头，默默地注视着这片地带的普伦雅科夫问道。

“不，没有了，彼得罗斯·雅科夫罗维奇。啊，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你常常送人到这儿来吗？”

“有好多次了，少校同志。”

“他们对此说过些什么？”

“同您一样感到吃惊。”

“此外呢？”

“没有了。”

“越过这片丘陵，那一边有什么？”

“这我可从来也没想过，少校同志。为什么要去想它？您就是费尽心思也甭想知道。此外，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这边是一个世界，越过这片丘陵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但不是属于我的世界。我干嘛要为它操心，那些建设这个地区的人才该想这些问题。”

“那后面肯定有一条河流过。我们是从温尼察往南走的，没有看见这条河，现在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左方。”

“可能吧。”彼得罗斯·雅科夫罗维奇耸了耸他那瘦削的肩膀，那副吉尔吉斯人的脸孔全无表情。“我只认识从温尼察到这扇大门之间的道路，这就足够了！”他匆匆地向普伦雅科夫告别，临走时说：“门柱上的小箱里有一部电话，少校同志。您只要摘下听筒，马上就会有人通报自己的姓名。我得快点走了。”

“一路顺风，彼得罗斯·雅科夫罗维奇。”

“谢谢，少校同志。”

普伦雅科夫默默地站在那里，直到黑色的“伏尔加”卷起一片黄色的烟尘，消失在一座丘陵后面，在几乎是一片死寂之中只留下了马达的微微震颤。一群鸟儿在桦树枝头跳来跳去，静静地望着普伦雅科夫。天气很热，才五月就这么热，大地已变得十分干燥。如果太阳一直这样照下去，乌克兰的农作物就要歉收，五年计划又要告吹了。

普伦雅科夫来到铁皮箱前，打开小门，摘下深绿色的电话听筒。起初只有嗡嗡声，紧接着传来了讲话的声音。那声音如此清晰，直刺入他的耳朵，竟有人直对着他的耳鼓叫嚷，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欢迎您，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没等普伦雅科夫自我介绍，对方就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这位“隐身人”的快活情绪与四周那令人沮丧的景致极不相称。“您真准时，可彼得罗斯竟然担保说……他这个人就象块走时准确的表。我从您的表情已经看出来，您这会儿一定在想，我老娘那灶台上的铁锅也比这鬼地方有生气得多。”

“差不多。”普伦雅科夫再次环视四周：铁丝网，大门，死亡地带，灌木丛和树林，他没能发现别的什么。

“我正看着您，但您可别想找到安置电视摄像机的地方。我们布置的伪装是第一流的。”

“我祝贺你们，我一向目光敏锐。”普伦雅科夫无奈地笑了笑。“接下来你们打算让我干点什么？”

“有人前去接您，一名少尉带领另外三个人。”

普伦雅科夫放下听筒。炎热的空气中传来了一种声音，